

王季思全集

第五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第一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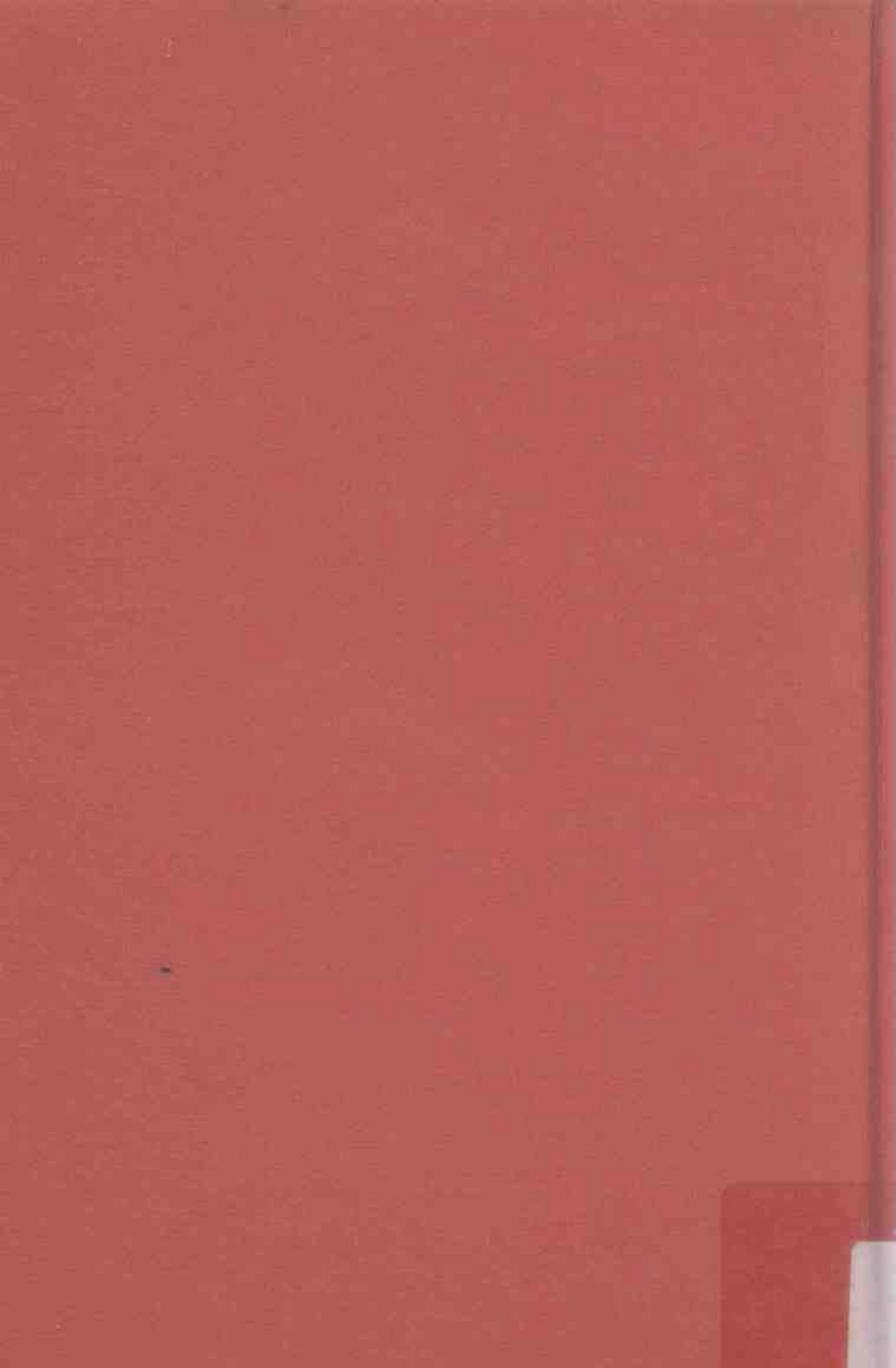
◎ 第二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下)

◎ 第三卷 戏剧评论文集 / 西厢记增订校注

◎ 第四卷 古典文学论文集

● 第五卷 杂文集

◎ 第六卷 韵文集



王季思全集

全六卷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季思全集

第五卷

杂文集

目 录

渡江琐记	(1)
谈狐	(18)
击鬼	(22)
狐狸的尾巴	(25)
岳坟诗话	(28)
《青楼曲》与《从军行》	(31)
记郭光曜先生	(35)
吃鲈鱼头	(38)
声俗斋随笔	(40)
木乃伊果能还魂吗?	(46)
汪黄	(49)
青蝇的诗和故事	(51)
两截人	(53)
两个张敞古抵得上一个包公	(56)
忆潜社	(58)
善哉善哉	(62)
泥佛头	(65)
关于昭君和番	(68)
以生道杀人	(71)
乱离词记	(73)

《越风》自序·····	(76)
《小米集》自序·····	(80)
上学下达·····	(85)
不平之鸣·····	(87)
从诸葛亮的死说起·····	(90)
青年的悲观心理·····	(94)
告没有考取的同学·····	(97)
鼓吹手·····	(99)
阴谐·····	(101)
吃狗肉·····	(103)
白鹄楼印记·····	(105)
夜行·····	(108)
读刘贞晦先生《大若岩志》·····	(111)
《新物语与其他》自序·····	(113)
靖康前夕·····	(115)
瑞安孙征君诞生百周年感言·····	(119)
为年轻的一代祝福·····	(123)
四野战绩展览会散记·····	(126)
记住血的教训·····	(130)
我们对于百家争鸣的意见·····	(132)
克服我们在学习苏联、改进教学方面存在的整套硬搬、 片面强调的做法·····	(134)
插了梅花便过年·····	(138)
九十九家和一家·····	(140)
占锦旧绣的外衣迷惑不了人·····	(143)
从历史上的歌谣谈起·····	(146)
白旗拔了一身轻·····	(149)
歌南村，学南村·····	(152)

积极投入战斗，铲掉几千年来精神贵族、白面书生的

老根子·····	(154)
党的教育方针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	(158)
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喝一声！·····	(163)
蓬海来鸿·····	(166)
站得高，看得远	
——学习毛主席诗词札记·····	(169)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	(173)
评价屈原之类·····	(176)
下乡三个月的体会·····	(179)
毛泽东思想到处开花结果·····	(182)
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写	
——在广东作家、评论工作者座谈《绿竹村风云》	
时的发言·····	(185)
有关吴晗同志“自我批评”的两个问题·····	(188)
彻底揭穿“清官”的假象·····	(193)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自觉改造世界观·····	(196)
关于何其芳同志的《蜀中纪游》诗·····	(199)
历史无情还有情·····	(202)
从《盲人之国》想到的·····	(203)
把点石成金的指头交给学生·····	(207)
旧诗新话（四则）·····	(209)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目的与要求·····	(220)
寄语温州·····	(223)
苏仲翔教授《论诗绝句》跋·····	(225)
《冷暖集》序·····	(228)
悼念郭刁萍同志·····	(233)
悼念冯乃超同志·····	(236)

《浦江清教授遗诗》序	(240)
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随想	(244)
我们需要“雷神爷”	(246)
不能半闭着眼睛走过去	(248)
吴瞿安先生《诗词戏曲集》读后记	(250)
波多野太郎教授《读〈岭南逸史〉》译稿跋	(262)
《风雨鸡鸣集》小记	(264)
致罗忼烈教授书	(267)
从大观园吹来的信风	(269)
从《汉书·疏广传》想起的	(272)
从“漂梅”到“投荔”	(275)
课外的良友、自学的良师：向青年读者推荐《文史知识》	(279)
康乐园的秋光	(282)
给长女王田兰的家信	(285)
《梦松风阁诗文集》序	(287)
从权贵到死亡	(293)
悼念张云青	(295)
《求索小集》后记	(299)
《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后记	(301)
簪花饮酒和跨马游街	(304)
半间书室小沧桑	(307)
致赵瑞霖教授书	(310)
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笔谈 ——主流是好的，也有消极面	(312)
集体编书的得失	(314)
一代词宗今往矣 ——缅怀夏瞿禅（承焘）先生	(318)

给大学新生的一封信·····	(329)
《谜史》小序·····	(333)
孙仲容先生《自题〈周礼政要〉八绝句》手写稿浅释·····	(335)
北宋王、寇的“将相和”·····	(343)
读《浦江清日记》追记·····	(346)
自白·····	(353)
致张汉青同志的信·····	(354)
《瓣香集》序·····	(356)
回忆吴梅先生的教诲·····	(358)
王季思自传·····	(364)
我们如何借鉴陈(寅恪)先生·····	(368)
《孙仲容先生遗文佚文》跋·····	(375)
读王了一(王力)先生的《诗论》和遗诗·····	(378)
生死断想·····	(382)
在和平竞赛中团结前进·····	(386)
与朱光荣书·····	(388)
与常林炎教授书·····	(390)
致姜海燕的信·····	(392)
高风亮节 永耀词林	
——悼唐圭璋先生·····	(396)
忆东伯·····	(399)
我的老年心境·····	(402)
略谈古代典籍的研究和整理·····	(405)
祸福交乘 冤亲平等·····	(407)
白头更作岭南人·····	(411)
我所想像的 21 世纪·····	(414)
定于·····	(416)

名教中自有乐地·····	(420)
我的母亲·····	(423)

渡江琐记

今年“八一三”周年纪念，我军北渡钱塘，挞伐丑类。余亦幸得以一书生随军渡江，亲临战地，虽为时甚暂，而所感实多。爰就见闻，撮为琐记，以供关心前方战事者考览焉。

万弩南飞人北面

国军六十二师于“八一三”夜渡江，该师三六七团龙团长有信叫杭县县长陈纯白先生同去，担任收复地带的政治工作。纯白为别种重要工作牵住不能就去，而我却正想到江北去一趟；便以杭县县政府政治组组长名义前往参加这负有收复失地使命的队伍。12日下午，我先由富阳渔山至里山埠渡江到紫沙，道逢阵头雨，片刻放晴，斜阳自浓云中散彩，下射江面，景象奇绝。因赋〔天仙子〕词记之：

才着戎衣心便险，万弩南飞人北面。谁携霖雨过江来？雷鼓闹，云旗展，多少苍生悬望眼！
无恙越山烟里见，水态天容时刻变。斜阳知是近黄昏：风一箭，帆一剑，截断钱塘千丈练。

我的伴侣

一到紫沙，便去杭县上泗乡道署里找区长张振声及区指导员王平山，因为他俩已决定和我同去。张年四十许，跛左足；王是温州平阳人，住杭县祝家村多年，现在都已无家可归，故一闻国军渡江，收复失地，高兴得不得了。不过我当时很有点担心，因为在前线既找不到轿子或黄包车，而我们三人却只有五条半腿。后来才晓得这完全是过虑，张跑起路来比我还狠；尤其是翻山过岭的时候。他先用左足支住了全身，再很快地移动右足，屁股一翘一翘地上去，好像毫不吃力，而我反瞠乎其后者了。

难民惨象

紫沙是钱塘江中一片沙岛，因为未经敌人蹂躏，桑麻遍野，生趣盎然。我初到时还认为是世外桃源，哪知这里面却包含有无数家破人亡、骨肉流离的惨象。江北人民被敌人烧了房子，逃难在这孤岛上的，屡经遣散，直到现在还有两千多人。有一家儿子给敌人枪杀，媳妇给敌人奸死，老头子因此发疯，而老婆子又是瞎子。遗下四个一两岁至九岁的孩子，住在路亭里，无衣无食，个个瘦得只剩下一层皮，皮上是无数蚊子叮过的红斑。当我们经过那里时，已有两个孩子饿得眼睛泛白，不能说话了。又听张振声说：一家凌家桥逃来的夫妇两人，带有子女各一，大约在六岁八岁之间。家本素封，凭祖产可以度日，逃到紫沙后，几个月来典质俱完。究竟是大户，不肯向人求乞，只得扎紧肚子挨饿。可小孩子是熬不住的，整天哭吵。这男的没办法，便狠心地用破布塞紧他们的口，嘴边都勒出血来，再关在房子里狠打。邻居过意不去，送他们一些面条，把小孩子也劝解了。夫妇俩忙去烧水，水

刚滚，面条却不见了。四处去找，找到后门口，原来孩子们拿去生吃，快吃光了。还有一家，夫妇饿得没办法，双双用绳子系住，夜深时跳到钱江里去。却把绳子的另一头连同他们惟一的幼子系在树根，希望有人去收养。第二天村人发现时，连这怀中一块肉也给野狗撕成好几段了。我曾同紫沙村里的人到几所收容难民的祠庙里去访问，里面既是那样阴森，空气的污浊更不必说。难民的脸上不但毫无血色，而且多数两颊发蓝，几乎不能叫人相信这里会是人间的一角。郑昌午诗：“中秋节后又重阳，海上仙人酒满肠；谁信横流曾到处，草根还比菜根香！”后方酒肉场中人，谁还顾念到这在死亡线上作最后挣扎的一群呢？（读者至此，有大发慈悲，肯捐一点钱救济他们的，不论多少，请寄到“绍兴和畅堂三十号转杭县县政府”散发给他们。）

值得介绍的两位青年

在紫沙农家里，因振声的介绍，碰到两位男女青年。他们因为要到失地里去做政治工作，所以住在农家里与农民共同生活，习惯了农家的一切。面不修，指甲不剪，皮肤晒得乌黑。不经介绍，真看不出他俩会是学校里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曾装作农民夫妇，带一个孩子，向维持会领来了“良民证”，在失地里做秘密工作。杭州有名的敌探午潮观某住持道士便是他俩骗他出来杀了，携他的首级过江来的。他俩还到过祝家村——那是敌人在江北重要据点——说服那里的维持会长胡开发，带他过江来。后来听说这次我军渡江总攻时，敌人找胡开发不得，便把他房子烧了，连同副会长及几个办事人员也都看管起来。那同去的孩子才十二岁，胆子很大，是他俩的一个好帮手。本是失地里的一个流浪儿，同敌人混惯了的，经他俩的特殊训练之后，工作很有成绩，敌人在江北的炮位也常被他们探听来。某次他在敌军附近散发传单，刚巧两

个敌人经过，拿起那传单在看；他仍若无其事的，把散在地上的传单重又一张一张拾起来拿给敌兵说：“那边地上多得很，你要看，我再去捡。”狡狴的敌兵竟被他瞒过了。

去年今夜

是“八一三”的周年了，去年今夜，妹子静香、外甥桂芳都寄居在我松江的寓庐，夜闻炮声，喜而不寐。后来至移椅子到天井里，在微雨中静听隔壁那家的无线电报告，衣服湿透了不觉得。时隔一年，静香、桂芳早已加入冀西游击队，从事很艰苦的抗战工作；而我也竟有机会随军渡江。当我从紫沙重又南渡走向柏树镇加入那浩浩荡荡的队伍时，一年前的情景一幕幕浮上心头。自觉虽近中年，而年来也进步不少；桂芳、静香都正青年，突飞猛进，更不可限量。预料抗战胜利之日，骨肉重逢，当各已换了副崭新的面目。是夜渡江，成绝句一首：

长痛山阴白发翁，临终不见九州同；
书生壮节犹堪用，莫负长江万里风。

放翁临终，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嘱子孙，志固可佩，境实堪悲。予幸犹在壮年，从兹当益自奋厉，努力抗战期间种种工作，庶几中原早见平定，不至蹉跎自误，老大徒伤也。

“姑娘，我去了！”

到达柏树镇时，大军正在渡江，我于匆促中会见了龙团长、谢团副、欧阳政训员。龙团长年四十许，身躯短小，口阔眼大，眉

粗黑，两道剃了胡子后留下的青纹从上唇向两口角深深地挂下，颇足表示其威严与深沉。欧阳政训员在江边打着湖南口音，高声向待渡的船夫叫着：“装满的开，没满的再装！”岸上只听见“第几营第几连第几排预备”、“第几营第几连第几排集合”的口令。当我在临时团部里等待出发时，隔壁杂货店里一位士兵，听到外面集合的声音，匆匆拿起刚买的两包纸烟，向那位年轻的女掌柜说一声：“姑娘，我去了！”“好，你们打胜仗时再来！”在这简短的对白中，流露出家人兄弟那样的深情。在前方，军民双方用不到再喊合作，实际上已是一家。因为军队既感觉到民众帮助的不可少，而民众在亲见了敌人在占领区的奸淫烧杀以后，对这些为保护他们身家性命安全的弟兄们，也不由得不发出深挚的情爱。便在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可说是水乳交融，一种关切的深情常流露于不自觉。以视后方的军民联欢大会，反觉虚文多而实效少。轮到我们过渡时，船家的四个孩子都深深地在后面舱板上对插地睡着，船家的妻子在帮她丈夫撑船。偶然那大的孩子翻个身，一脚打在那小的手上，小的被惊醒了。旁边的士兵，随在他屁股上拍了十几下，又睡着了。

壶浆迎师

过江之后，夜行军三十里，到富阳的下塘才休息。一路老百姓，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挤到路旁来看。一桶桶烧好的茶水，摆在家门口或路亭里；虽在深夜或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随处都可享受到这温凉适口的饮料。一位老头子须发已白，右手提沙罐，左手拿大碗，颠抖地倒茶请我们喝。我因为夜已很深，心里过意不去，请他自去安息。他说：“就是回家去也睡不着的，我天天盼望中国军队来。旧年底东洋鬼子到杭州祝家村一带乡下来，老百姓来不及逃，也有摆香案备酒菜跪接他们的，那是要保性命，没办

法，心里是说不出的苦！中国军队来，我们虽不过跑到门外看看，烧点茶水请你们喝喝，可是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快活啊！”

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士兵行军时最怕有病，却也最易得病。兵上长途行走，身上携带的至少有三四十斤东西，运输兵更不止此数。军队里未到指定地点，临时没有命令，是不许休息或进食的。哪怕你肚子饿得空瘪，腰骨挑得酸痛了，还只得再走再挑。所谓“饥者勿食，劳者勿息”，拿来形容长途行军的景况，真是再确切没有。兵士们既过分的疲劳，饮食又没有定时，自易成病。当夜行军时，我看见一位班长拿皮带鞭打一位中途病倒的弟兄，过意不去，便上去扶他起来走。那班长不好意思，便也帮同相扶。这样走了一长段路，他精神上得到了安慰，体力上得到了休息，病已好了大半，道一声谢，自己彳亍于地跟着大队去。输送队里有好几位绍兴补充来的壮丁，他们吃不下那湖南弟兄们惯吃的青椒，又没有第二样菜蔬可吃，便用开水泡饭，三碗四碗一下子落肚。饭后没得休息，便挑担子上路，走不上几里，坐在路旁大吐，满脸黄豆般大的汗珠滚下来。肚子空了，人病倒了，还得挣扎起来挑，不挑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曾拿这问题同团部的几位同志商量，他们的解释却也不无理由。因为路上既不易找伙子替他挑，扛他走；而弟兄们身上又都带有相当的斤两，不能再叫他扶病人，挑重担。由他倒在路吧，东西遗失了，人不见了，班长要受上头处分的。而且长途行军，没有一个人不极度地疲劳，如果弟兄们中途感病，都要别人替他挑，扛他走，怕拿病来推托的将越来越多，那更没有办法了。最后我提出一点意见，是希望弟兄们能互爱互助，能疾病相扶持。一担重东西叫一个人来代挑，自然觉得吃力；如果这一班的弟兄，大家分带一点，便不至觉重。他们也都同意，可是

这种互助互爱的精神，既非短期内所能养成；而这团的欧阳政训员又是拳棒的好手，这问题自然是愈不易解决了。

火之勇者

离下塘不远，有一株烧焦了的大树，老百姓告诉我们：“这树上曾烧杀了四个人。正月十九夜里，鬼子到这村里，我们全跑开躲了。邵家伯伯年纪大，赶不上，给鬼子拖去，打得杀猪般叫。他的三个儿子忍不下，各拿一根扁担，黑夜里冲过去，乱砍乱敲。究竟人少，敌不过，三个弟哥连他的爹统给鬼子吊在这树上来烧。他们狂叫得连几里路外都听见。村里十几个后生家各带一根棒，想去抢他们回来。一到树下，早已烧得乌焦斑斓，鬼子也跑光了。我们回到村里时，四具尸体还高高地挂着。因为鬼子是用铅丝穿过他们的琵琶骨（是指前颈下左右二骨）高吊着的。那岸边一丘新土，便是全村共同替他们造的坟墓。”

满目凄凉

15日早上，我们跟团部到了大庄。休息了一会儿，我同龙团长到麦山一带阵地巡视，不断地听见敌方的大炮机枪声。龙团长笑着说：“这是无的放矢，糟蹋自己的子弹，我们消耗战的目的也正在此。”午后我到大庄一带访问，全村百几十家房子，只剩下几片瓦砾场。有的已辟作园地，包络粟长得人一样高了；有的乱草丛生，瓜蔓四延，秋虫野雀，巢栖其间；满目凄凉，不类人境。就是有一两家留下的房子，梁柱、承尘也都烧焦了。村民说：“鬼子一来，老百姓统逃到山上竹林子里躲着。我们看得见鬼子，鬼子却看不见我们。可惜我们没有枪，不然的话，哪怕赶不走！鬼子到了我们家里，先是翻箱倒篋，捡值钱的东西带走；再把柴草衣